

四、夜市

林 冷

那條運河，久久地凝滯著，在我的小屋的門前。

也許流過去的是日子；是挖泥船劃開的，黑色的水痕；是燈光——那時候，每個人都知道黃昏已經起程了，燈光像趕著的羊群似的，蜷集到運河的那一端去。還有笑語和人聲也結著伴渡過去。於是小屋的周遭開始寧靜下來，從白晝光影的世界中靜靜地退卻。

河的對岸是能夠同時容納太陽和月亮的，他們都說，那兒是夜市。

風從外港悄悄地湧了進來，帶著清沁的鹹味，一種和泥土相同的氣息。港邊，水面被護木塞滿了。那是斷了的陸地的鏈索，互相拉牽，拍擊，深深地嘆息。一群水手們忙著把鐵錨拴到石墩上，然後，像吹動口哨一般靈巧地，跳到岸上去。白色的帽子劃開暮靄，由一片黝暗到另一片；他們匆匆地穿過夜街——夜的街，那單調的調色板，為這偶然純白的一筆，遽然顯示出隱隱的，生命的蠕動。

夜市開始了。晚潮不停地上漲著，而夜市已經開始了。夜，是行將被淹沒的，小小的防波堤。

一個滿臉黑鬚的漢子，挺著風暴一般強勁的身軀，向街心冒著熱氣的擔子走過去。望著那賣魚丸的小姑娘，他獷野地笑了，露出潔白的牙齒。她彎下身子，那笑容她是熟悉的，她祇低頭數著碗裡的魚丸，灑上醬油，然後又加了一個遞過去，把一份笑容和熱意遞了過去。

燈光更亮了，因為夜更深了。

騎樓下面，小毛毛在母親的背帶裏使勁地哭喊。不知什麼時候，他看見了游來游去的魚群；那是一個小小的水國，一個四尺見方的白鐵盒子就算是城廓。小孩子們的頭擠得密密的，形成了水國上空黑色的雲朵。他們一勁兒撥著水，幾十隻眼睛都在流動，隨著水中受了驚嚇的小花魚流動。我靜靜地注視著，忘了是什麼時候，也不自覺地蹲了下去，在那捏滿了銅角子的手中放下兩毛錢。

也許每個人的體內都流著賭徒們的血液，我容許自己這樣想。因此我笑了，對不可企及的夜空嘲弄著。七月的星野，星子們像夜市般地展現，織女黯然地發著亮光，她讓她藍色的光羽掠過中天的空隙。遠處山峰的痕跡已不能再分辨了。我立在燈下，就是那盞豎立在街邊的路燈，我已站立很久很久了，彷彿一切事物又被重新估定，在這裏，即便是時間，也被醉漢和賭徒們不經意地撒在運河的兩岸，代替的是矇矓，是那凝滯的水流中的漩渦，全然無意識地紛亂著。

五、遙遠

林文月

我坐在這張室外用的塑膠椅上眺山望海，恐怕已經有好一會兒功夫了。

因為原先那一片一片在陽光下耀眼的波浪，現在看起來已柔和很多，而從左右兩側延伸過來的層層山巒，方才分明是清清楚楚，此刻竟有些煙霧朦朧起來。

這張椅子的高度有些不對勁，或者是那新漆過的白色鐵欄干有些不對勁，埋坐椅中，那條橫的白一色，正好擋在天水相連的部位，把天與水硬是隔絕了。我幾次試著把椅子的位置挪前移後，也只是造成分隔線的高低差別而已。如果直挺起腰身坐著，倒是可以看到比較完整的山水景象，可是這樣子太累人，所以最後選擇了把椅子拖到欄干邊的辦法，而且索性將兩臂搭靠在這條白欄干上，有時甚至還把頭枕在雙臂上；側眺山水，倒也別有情趣。

我所以敢這樣恣意採取自己喜歡的姿態看山看海，是因為今天下午整個「雅禮賓館」突然變得空寂無人的緣故。那些經常在早餐桌上見面的過客們——有東方人，也有西方人，白皮膚者有之，黃皮膚者有之，更有棕色皮膚的來自各地不同的人——不知為何，今天下午忽然全不見了。猜想：也許有的人正在演講；有的人正在訪問；或許也有人到一小時車程之外的城區去購物觀光也說不定。天氣這樣好，實在沒有道理守在這個房子裏。但是，我自己竟然在安排十分緊湊的節目當中，意外地檢到這一整個下午的空白。

午餐後，曾小睡片刻。真是有些不可思議，在臺北經常失眠的我，居然會跑到香港來午睡。大概是連日來天天會見各種各樣的陌生人，無形中增加的心理緊張，今天突獲鬆弛的關係吧。

午睡後，覺得精神爽朗無比，便在賓館內四處走動了一下，卻沒遇見一個人；連住在底層的陳嫂那肥胖的身影都看不到，遂上得二樓的這個陽臺來。

起初，我是站著憑欄眺望的。

有人告訴我：在那左右延伸而來的山巒之後，是灣外的海水；海水之外，更有遠山模糊；而在模糊的遠山之外，便是祖國的泥土。我從陽臺下的斜坡順序一路追尋過去，心想：拍打著這山腳下海灘的每一片海浪，應該也往返過大陸那邊的海灘才對。可惜肉眼的視力終究有限，即使像今天這麼晴朗美好的下午，都無法看到甚麼，所能捕捉到的，只是近水遠山，以及一些更遠處的想像罷了。

六、珍惜

吳 晟

每年夏季，正是陣雨——俗稱西北雨最頻繁的季節；也正是吾鄉收割、犁田、插秧，一項緊接一項的農忙時期。尤其是在午後，天色更令人難以預料，說變就變，而天色一變，不一會兒，往往立即雷電交加，米粒大的雨，隨之傾盆而下，吾鄉在田野勤苦工作的人們，因無處躲避慘遭雷殛的事件，時有所聞。

整個暑假，常跟隨母親到田裡，每當遇上這種時候，無論正在做甚麼工作，我總是急於趕回家，而母親總是堅持要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，以免損失農作物，或誤了農作期，常在雷電交加下，淋著雨回來。

若是正在曬稻穀，天色一變，家家戶戶曬穀場上，大大小小都急急惶惶出動搶收，唯恐搶收不及，穀子被雨淋溼，以致發了霉，發了芽，那就難以出售，損失慘重了。那一幅景象，真似古代驚心動魄的競技場。

這天下午，烏雲又突然密佈，晴朗朗的天空，一下子陰黯了起來，一道一道金閃閃的閃電，怒叫著的雷聲，由遠方逐漸逼近。耀目的閃電，閃得我心驚膽惶，轟隆隆的雷聲，震得我不知道所措，母親卻還沒有收工的意思，忍不住向母親提議：快回去吧，剩下的工作明天再來做吧！

母親抬起頭，望了望隔壁田還在趕著犁田的農友，望了望天色，平靜的說：不必急，雨還不會下那麼快。而後彎下腰，繼續一鋤一鋤鋤著種在田邊的這一系列番薯，我也只好繼續跟著撿拾。

為了供給養豬的飼料，上一季，母親將靠近排水溝的這一系列田邊，特別留下來改種番薯，於今番薯已長成，插秧期又到了，母親急於掘收完，以便趕得上插秧，然而，眼看豪雨即將隨著雷電傾盆而下，我實在惶急不堪。

閃電已更逼近，經我再三催促，母親終於說：你先回去吧！我把番薯收拾好了就挑回去。我不禁在心裡吶喊著：一百斤番薯才值幾十塊錢？這幾擔番薯才有多少斤？費了這麼大力氣，這麼多功夫，到底值多少？母親啊！您為甚麼不會算一算？為甚麼這樣珍惜？

但我怎麼敢說出來？母親平時常訓誡我們不可作賤農作物，母親珍惜的，原不是可以計算的價值，而是辛苦流下的汗水，而是可親可感的作物啊！